



## 少年少女新影響 導演呂毅新

陳子與 報導

2018/10/14

人不輕狂枉少年，但在輕狂後是什麼？青春期，介於成熟大人和孩子之間，讓人拿不準怎麼看待，有時候他們自己，都不知道自己是誰。影響·新劇場導演呂毅新，在許多人的懵懂裡扮演一盞明燈，教他們問，什麼才是自己要走的路。

### 少年少女們的蒙太奇

「導演平常就像媽媽一樣，不能想通的事都可以跟他分享。」黃秋富，少年扮戲計畫第3、4屆，擔任演員及製作組，且持續參加劇團的新計畫。

「在劇場上很嚴格。而且面對青少年時挺厲害的，循循善誘。」莊妤姁，少年扮戲計畫第3屆，擔任製作組。

「他讓我變得柔和待人，也知道怎麼引導他人。」郭家芳，少年扮戲計畫第1屆，擔任製作組。

「若不是這個導演，即便我在那個年紀接觸了劇場，我可能也不會感覺到它的魅力。」尤菁，少年扮戲計畫第1屆，擔任演員，後順利考上戲劇系。

在少年少女們的眼中，呂毅新的樣貌有兩種，一是上劇場時，專業盡責的導演，一是下戲之後，溫和睿智的老師。或許是有兩個小孩的關係，所以常常給人媽媽的感覺。「我覺得媽媽是很囉哩叭嗦的角色，所以我從小就不想成為那種讓人討厭的大人。」思考半晌後，呂毅新這麼說。但相較於這樣的定義，她所表現出的特質卻是不嘮叨、善於傾聽，讓扮戲計畫的成員們，能夠安心地倚靠的後盾。





呂毅新親切地笑著。(圖片來源 / 陳子與攝)

## 在成為導演的路上

從2015年開始的少年扮戲計畫，最初是台南市文化局替16到18歲的青少年舉辦的活動，發想於台南歷史悠久的「做十六歲」，這個計畫旨在讓參與者有個不一樣的成年禮。而接下這個計畫的是位於台南的「影響·新劇場」，由呂毅新和團隊打造的劇團。迄今八年的營運中，舉辦過4屆的扮戲計畫，從「少年蒙太奇」、「在路上」、「萬花筒」、「發角」，已累積百餘位成員。



第二屆扮戲計畫「在路上」宣傳照。(圖片來源 / 影響新劇場授權使用  
(《16歲小劇場—少年扮戲計畫》))





第四屆少年扮戲計畫「發角」宣傳照。(圖片來源 / 影響新劇場授權使用 (《16歲小劇場—少年扮戲計畫》))

這些成員來自不同學校、背景，有些承受了太沉重的過往，讓這個年紀的他們，故事中蒙上風霜。有些人對人生抱著快要爆炸的質疑，卻在學科習題間過關斬將，看起來和其他人一樣，過著正常人的生活。

呂毅新半開玩笑地說這個計畫要做十年，「我覺得這有點像是種使命吧。」事實上，這個使命的實踐並不輕鬆，不像專業的演員，學生們都是素人，訓練從最基本開始：肢體開發、發聲練習、劇場規定的建立。但和其他培養素人的計畫不一樣，呂毅新不想把最終的表演當成目的，她希望的是在過程中，青少年們能更加認識自己。

好比今天需要一頭鹿，專業的演員可能得變換十種不同的演法，以求符合導演的藍圖；但青少年們會在導演的引導下，把心中的鹿描繪出來，最後，卻發現自己渴求成為一隻熊，而成為那隻熊。



呂毅新和成員們腦力激盪，為故事增色。(圖片來源 / 影響新劇場授權使用 (《16歲小劇場—少年扮戲計畫》))

這樣的差別，可能盲眼很多等廣大老百姓的差別。」但我從來不把你們（拍功戲計畫成員）當青少年看，我把你們當夥伴，一起完成這場戲。」呂毅新不要求讓觀眾看到絢麗的舞台效果，而是讓所有人一同發想故事內容，拼成最真實的劇；她只會在劇場安全上嚴格，台詞、演技的功夫都是鼓勵代替責罵；她從不過度渲染成員們的情緒，但所有生活上的疑難雜症，都會認真誠懇地給出回饋。

## 透過萬花筒看到的世界

每個年紀都會有自我迷惘的時候，扮戲計畫為什麼尋找青少年？呂毅新覺得這個階段是最容易被忽略的。壯年、老年人擁有經濟實力，能主動參與藝術；幼年的孩子有父母的安排。但青少年，在踏入求學生涯的競技場後，好像自動被剝奪了一切娛樂，能釋放的管道被阻斷，於是換來內心的掙扎衝撞。

「其實我覺得，劇場只是一個媒介。」呂毅新藉由自己的專業，協助青少年們看見不一樣的世界。在這個時代，看一齣戲很簡單，但接觸真正的劇組、甚至自己做一齣戲不容易。劇場這個媒介，在每人心底有不一樣的發酵，從演員組到製作組，所有實際的運作都赤裸地讓成員們操手。那些曾抱怨舞台劇門票很貴的成員，在計畫過後也都能自豪地宣傳舞台劇的價值。



製作組在忙碌的後台裡流暢穿梭。（圖片來源 / 影響新劇場授權使用  
（《16歲小劇場—少年扮戲計畫》））



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@NCTU



演出結束後所有人合力將舞台佈景拆除，收進倉庫。（圖片來源 / 影響新劇場授權使用（《16歲小劇場—少年扮戲計畫》））

帶領這麼多人通過了成年禮，呂毅新有沒有相對應的成長？「我覺得只有自己清楚該怎麼引導，才能夠去帶領他人。」她緩緩吐出這樣的答案。導引一部劇的能力，呂毅新認為沒有所謂的進步，因為劇場無庸置疑地是自己的專業，如果引導的人都迷茫了，那迷茫的人能夠追隨什麼呢？

但透過每年新加入的成員，帶來與眾不同的生命經驗，呂毅新越來越知道怎麼和青少年溝通，還見證了迅速更迭的流行。即便學員眾多，每個人的故事，都烙印在呂毅新的腦海。

## 當一切發角

發角，原意是牛羊等獸類長出新角，後引申為小孩子長大。4年的光陰，少年扮戲計畫已經有了自己的形體，讓越多青少年展露頭角，在度過渾沌的難關後，一些叛逆的青少年收起因徬徨而豎起的刺，轉而勇敢面對可能崎嶇的未來。

呂毅新花了4年耕耘，造就越來越多人支持這個計畫，無論是加入製作舞台劇，或是買票進場觀賞，都提高了各地對於青少年議題的關注，其他縣市文化局也開始規劃一系列專屬於青少年的藝術計畫，讓少年扮戲計畫散播發芽。

雖然說是一場成年禮，但最後上場表演時，並沒有任何影片留存，整個計畫在幾場演出過後，好像就消失了。呂毅新不選擇錄影的理由是，若以影視框架定住舞台劇，視野就會被鎖死，且拍攝影片要用的光、角度、顏色、演員的妝容，皆與現場有極大不同，硬要錄下來，就會失真。

另外一個更重要的理由，是這些成員。在這個當下，他們願意將自己的生活經驗、人生挫折、心中呢喃坦露無遺，但一年後、五年後、十年後呢？或許有些人不想回顧這段過往，才選擇用藝術的方式把委屈做成一場夢，呂毅新想保護這些少年少女，讓這些孩子在痛徹淋漓地囁語過後，能將感觸收存，將表演的幕拉下，回歸最真實的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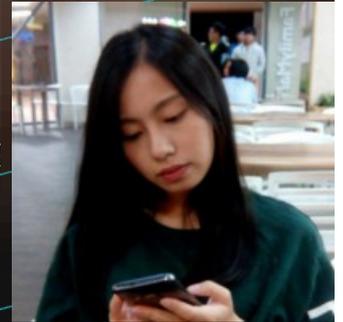
有現存的成果，呂毅新從來不居功，被問起每年計畫結束後的分別，她也不覺得  
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@NCTU

感傷難過，「因為我從來不覺得，我們再也不會見面了啊！」

她就像矗立在那裡的圖書館，隨時歡迎去翻閱、回味，為這些學員記得當年的樣子，並且用始終如一的耐心，影響更多的少年少女。



記者 陳子與



編輯 林芷懷